



 上接6版

 拜访任成后的第二天,秦九斤的电话就找上门来了,约定了次日的宴席,这便有了安茅菜馆的曲水流觞。

一番交杯换盏之后,秦九斤将赵太一拉进一间单独的隔间,拎起宽大沙发上一个包裹着20万元现金的黑油纸袋,捧了上来:“感谢赵老师不吝墨宝,这是朋友让我转交给您的润格!”

赵太一把油纸袋挡了回去:“区区几个字,何足挂齿!”

“那怎么行?”

“请你代我回复你朋友一声,就说润格我已经收下了。”赵太一笑着说完,转身要走,秦九斤把住了门,小心地征询:“那我就这么回复了?老板那边……”赵太一用手挪开秦九斤的手,径直出了门,没仔细听秦九斤后面啰唆了什么。

餐馆前的马路上,一辆宝马X5停到了赵太一的身旁。车窗落下,赵太一看到了秦九斤明媚的脸。上车后,赵太一唬脸对叶蓁蓁说:“你怎么会在这里?”

“允许州官放火,就不允许百姓点灯吗?”

“这儿不适合你。”

“是哪,管弦丝肉莺歌燕舞确实不适合引车卖浆之流;不过,清高的赵老师怎么也 and 秦九斤混在一起啊?”

赵太一觉得这话怎么听都不顺耳,便干咳了下,保持沉默。叶蓁蓁却兴致很高,径直说着:“我帮他做菜品视频广告,楼面、电梯间、高速路,你能看到关于安茅的色香味,都是我公司制作的。”

“做记者的也赚外快?”

“就这份工资,还不够我的车加油呢。我一毕业就注册公司了,凭自己的专业学识挣点小钱,合理合法!”叶蓁蓁把话说得大义凛然,一个年轻女子凭本事挣钱,比拥有一张美丽的脸蛋更值得骄傲,显然,叶蓁蓁懂得这个道理,眉眼间的神色,明净而飞扬。赵太一忍不住逗她:“那你有兴趣代理我的书法不?”

叶蓁蓁从鼻子里哼了一声:“代理您的书法可要比我现在挣得多多了,可是……我不想做掮客!”

真是给脸不要脸!不过,本是句玩笑话,认真不得。赵太一只好又干咳一下,用笑声来掩饰内心一闪而过的不快。谁料,叶蓁蓁很快又把话圆了回来:“那天讲座很成功,赵老师已经带给我很多幸运了,哪能再得寸进尺呢?”

下车时,叶蓁蓁从驾驶室跑下来,绕过车尾,给赵太一开了车门,把一位年轻人对长辈的尊重表现得干脆利落又行云流水。“小心些啊!”赵太一忍不住向返回车上的叶蓁蓁喊道。

五

藏在心里的垃圾要倒掉,不能像呼噜喇扔生活垃圾那样,旁若无人,它带着隐秘的不堪,最好能无形地羽化。可对不堪的忏悔,偏偏需要在人的眼皮底下,如同基督教徒对着牧师一样。在详尽地诉说过去的情感经历时,刘惜芸感受到了抖落重负的酣畅淋漓。笔尖游走于字里行间时,她完成了自己对过去无知的忏悔。当她把帖子发出去,公开倒垃圾,于她其实是过去式,她已是一个革故鼎新的人。

那个公众号,平常推送一些拾人牙慧的东西,点击量也就上百左右。但刘惜芸帖子的热度却超出了想象,整整10万+,虽然用的是化名,但是无所不能的网友通过全城搜索,很快将刘惜芸赤裸裸地扒在了公众面前。

“如果重来,无论如何我都会把孩子生下来,不在乎戳脊梁骨,不在乎做单身母亲……”帖子上的内容,变成网友吃瓜狂欢的“惜芸体”,有人说,刘惜芸爱美想红了,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忏悔恶事能祛斑美颜,天下就没有美容院了。又有人说,刘惜芸鬼迷心窍,被一位神神道道的大师给害的。

马超特地从越南赶回来处理家事,他没法接受妻子过去堕胎的事实,给了她搬出马家的选择,这是婚姻破裂前的最后一步。在全网闹腾之时,公公和婆婆去了另一个城市疗养,没有人知道,他们是否也看到了那篇“惜芸体”。

刘惜芸哭哭啼啼上门找赵太一,赵太一头皮发麻两眼发黑,打电话给叶蓁蓁救急。叶蓁蓁说:“解铃还须系铃人,您自个儿看着办吧。”

站在赵太一面前的刘惜芸哭得稀里哗啦,这悠然而至的情节,完全违背了赵太一的开篇思路。他本想让她明白行事符合人性之理即能身心纯一,表里光洁,不想让她过犹不

及。死蠢!赵太一脸颓然,明显将自己的不满写在上面。

“赵老师您不用紧张,我并非如他们说的那样恬不知耻。出生至今,我觉得“惜芸体”是我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!是的,路走歪了没法改,但至少在精神上得把它纠正和救赎过来,这还得感谢您的指点呢!我哭,不是因为后悔,而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家人的原谅。”

“惜芸体”主角的一番话,让赵太一悬到脖子的心落了下去,但很快又悬了上来。她被夫家扫地出门的后果谁来负责呢?刘惜芸似乎也在想这个问题,哭声停顿了,变成沉默。这沉默,像是无声的求助,比骂街和控诉来得更有气势和力量。求放心斋铜壶煮三江,开门迎客,当然也得考虑收钱后的售后问题。

正当两人相对枯坐愁肠百结时,叶蓁蓁赶来了,银铃般的笑声像阳光一样洒了进来:“哎呀,赵老师您坐着干什么?带刘姐姐出来吃饭啊。大河广场新开了家海底捞,我们尝尝去!”

一顿饭下来,叶蓁蓁和刘惜芸已无话不说。顺着刘惜芸的话,叶蓁蓁很快摸清了她的心思。一不赖赵太一,二不要赔偿,只是一下子发生那么大的事未免六神无主,她本想上娘家,但怕父母担心,思来想去,才找来求放心斋的。

吃完饭,刘惜芸便和叶蓁蓁,赵太一告辞了,她准备租下安身的房子后,再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。其他都不重要,就是担心离了以后,孩子就没妈了……”临走时,刘惜芸说出的话,让叶蓁蓁第一次感同身受,体察到了身为女人的不易。

把自己安顿好后,刘惜芸从“小老板娘”又变回从前的商场销售员。没人对她恭敬点头,她需要侍候好无数顾客的刁钻要求,在摆满洗头水、淋浴露、晾衣架、锅、碗、盆、瓢的货架间弯腰寻找,对每一个人微笑。怕同事提及“惜芸体”,在服务顾客之外,她缄口不言,像个移动的头木人。

一天快下班时,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来到商场。女人一丝不苟的高盘发下,是一张眉线精致的大盘脸,与年纪不相称的水润从每一寸肌肤渗出,那是经常出入美容院的人才有的玻尿酸气息。在确认刘惜芸的身份后,女人拎小般般把她拽出了商场。外面是一条大马路,车来人往,阳光打在上面也游移不定,反射过来的光线姹紫嫣红,把城市的忙乱以光的质感刺入行人的眼睛。

“您怎么那么不要脸?”

刘惜芸揉了揉眼睛,被阳光刺痛的目光聚焦在马路水沟旁一位卖煎饼果子的大叔身上,木然地回了句:“你是谁?”

“你初恋情人的老婆!”

扫走的垃圾又从心里长出来了,刘惜芸翻了翻垃圾的内容,过往的不堪又涌了上来,令她难受。那个男子,戴着眼镜,文质彬彬,他与她的交往从一瓶纯净水开始。他没带钱,她替他记了账。交往近一年,她才知道他是有家室的。

“你怎么还有脸把那些丑事翻出来?”女人气息败坏!刘惜芸抿住嘴,准备承受女人的骂,谁知女人却把语气软了下来,叹了口气:“下个月他就要升任学院的院长了,在这个节骨眼上,你差点把我们害死了!”

他仕途风光无限,封妻荫子,一个大学院龙腾踔满志的画面在刘惜芸的眼前掠过,还没在呆愕之中回过神,女人的话又灌进耳朵:“请你把那帖子删了,再写一份辟谣声明!”

“这是事实,不是谣!”

“这年头,天知道哪个是谣言哪个是事实。当事人都分不清谣言和事实时,外人有什么资格谈舆论白!”刘惜芸以为,她和女人之间会是一场迟来的正牌对垒出的大战,可女人急切甚至带着诚恳的口气,却明显地偏离了她来找她的目标和方向。她对她的疑惑不管不顾,继续说道:“删帖要多少钱?你开个价吧。”

卖麻煎饼果子的大叔,在擀好的面皮上涮了层香油,又整齐地码上藕片、青瓜、甜面酱……一股脑的红绿与汤汁被卷进面芯,在一双手的闪展腾挪下,变得熨帖了,四边折线平直,衣冠楚楚。刘惜芸看完了一个煎饼果子的制作流程,才回过头对女人说:“帖子我会删,不要钱!”

同样看完了一个煎饼果子的制作流程的女人,将视线焦点收回到眼前,直愣愣地盯着刘惜芸,如同盯那个煎饼果子:“记住,永远都不要承认你在帖子上写的那些事!如果你还想过得好一点的话!”

女人把话说完,像救人救妻一

样走了。

六

赵太一成功通过推选,成为“岭南最美艺术家”。得到好消息的那晚,赵太一叫上叶蓁蓁吃饭,地点就在求放心斋。

刚从栖云寺下来的刘惜芸,忙着择菜炒菜,仙风道骨的求放心斋一时间烟火缭绕,活色生香。为了刘惜芸不被外界打扰,叶蓁蓁和赵太一商量后,将她带回了求放心斋。求放心斋的营业时间全靠赵太一的心情,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拉刘惜芸看守,一是可以卖些文玩让她有个收入,二是一帮志同道合的人过来,也有个吃吃喝喝的地方。赵太一将后半截的库房改造成厨房和卧室。刘惜芸平常吃住在求放心斋,店里不忙时便到山上的栖云寺帮忙。

刘惜芸端上来一桌下酒菜,又开了一瓶当地的青梅酒,给赵太一和叶蓁蓁满上后,便退到前面的书画阁去了。三十多岁的年纪,不言不语时翩若惊鸿,可她不仅轻盈流利,在许多起承转落的场合,她的识趣得体,使她有着超越年龄的温柔敦厚,极像了一个老妈子。叶蓁蓁在心里闪过对刘惜芸的好感,对离开的身影还没来得及说谢谢,赵太一已端起酒杯独自一饮而尽。

“这春风得意的喜酒,赵老师怎么喝出憋屈的感觉来了呢!”

“一针见血!”赵太一唾下了残留在唇边的酒滴,连声称道。“能量都是守恒的,这人呐,人前有多少人模狗样,人后就有多么无耻下流!”

“求放心斋没有您这套诡论撑着,恐怕早塌下来了把?”

“你不懂。”赵太一把空了的酒杯斟满,又一饮而尽,叶蓁蓁才意识到,眼前的赵太一是真的有一股愁绪在心头。

“那个叫冯空的,你认得吧?”赵太一问,没想要叶蓁蓁的回答,自顾说道:“前两天我去乡下见了他。”

那是一个无风炽热的上午,赵太一驱车一百多公里,到达了韩江上游一条叫做南琴江的河流。在江岸谷地,一望无垠的甘蔗是比江水更加汹涌的碧波。冯空从高过人头的密密匝匝的蔗林里走出,戴着草帽,蔗叶的光斑将他的脸切割成一道道锯齿状的花朵,无数的昆虫鸣叫在他的身后悠长地起伏,让赵太一感觉冯空就是长在地里的一根甘蔗,伟岸得很,又茂密得很。赵太一所代表的城市人潮拥挤,和他以及身后的庄稼一对比,便显得凋敝零碎,他哪有他的生机勃勃,哪有他的玉树临风。

冯空顺手拔了两根甘蔗,除掉叶梗后,扔给赵太一根。两人边嚼着甘蔗边向远处的蔗棚走去。冯空说,《天工开物》上说,种甘蔗得靠近水源,但又不能是溪涧土,溪涧土隐蔽幽深,质清而冷,长出的甘蔗便瘦而弱。只有在开阔的河岸地,向阳干燥又空气湿润,种出的甘蔗才会饱满清甜。这些年实践下来,嘿,竟和书上说的分毫不差。又说,他曾经建过一座糖寮,在里头支上几口大锅,自己手工熬制蔗糖,那芳香简直像睡在蜂蜜里。但手工糖片形象粗糙,也经不起车辆运输的颠簸,只能敝帚自珍聊以自娱,他也就草草结束了一个文艺青年的手工尝试,重新把甘蔗销往附近的糖榨厂。

午饭是在蔗棚里吃的。冯空用甘蔗枯叶煮了一锅鸡汤,食物的香气和着柴火浓烟里的甜蜜,一直在空气里流淌。冯空撕下一只鸡腿放到赵太一的碗里,说:老赵,吃吧。赵太一边嚼鸡腿边想,冯空的山河大地,饮食起居是多么辽阔啊,他像是出来开眼界的小学生,只有低头屏息安静聆听的份。从头到尾,冯空都没有谈“岭南最美艺术家”举荐的事,赵太一也就没好意思开口问。临别,冯空往赵太一的车上搬了整一车厢的红糖,用手拍了拍赵太一,眼睛眺向远方连天接地的浓绿:“老赵,有耕耘就有收获,好好享受当下,而不要去管怎样的耕耘和收获。”

“岭南最美艺术家”名单公布后,赵太一才从任成口中得知,冯空放弃了那个属于自己的举荐名额。

“虽胜犹败啊!”赵太一感叹道,惹得叶蓁蓁一阵大笑。手中的青梅酒是当地的青皮梅浸泡的。叶蓁蓁曾在深山见过一株青皮梅,茂叶繁柯,一圈圈嘴角带红的梅子点缀在枝丫,像是天空在下一场珠玉。漫泡着青梅的米酒,苦涩里有一股野蜜的清香,吞咽入肚,是竹林生长的朗然明灿,叶蓁蓁一直把青梅酒当饮料喝,而且只喝它,其他点滴不沾。她摇了摇杯中琉璃般的果酒,

对赵太一的感叹不以为然:“桂冠不往头上戴,就没有得失了。”

赵太一用眼角的余光刮了下叶蓁蓁,但那毒辣劲不是给她的,而是用来解剖自己的:“不求头上的帽子,就没法一字千金,没了这些,我能安心在这里和你饮酒作乐吟风弄月吗?能净身出户和老婆离婚给孩子足够的抚养费吗?酒后吐真言的赵太一,一连用了两个气势如虹的排比句。叶蓁蓁抗议道:“谁和你饮酒作乐了?我是舍命陪君子!”

赵太一嘿嘿笑了两声。

“既然现实鄙陋,那就安于鄙陋,别去追求什么遗世独立!”

赵太一本想说,被光环罩着的人,随时都担心光环失去,又要随时保持光环发亮,如临深渊,步步锁铉,但话说出来却又是一番玩笑:“为什么你说话刀刀见骨呢?”

“因为赵老师说过,人活得越简单,越能看见真理。”

从求放心斋出来,两人都喝高了。叶蓁蓁向东,赵太一向西,走向不同的方向的家。天空明净,星星高挂,清冷而温柔。沐着星光走在深夜寂静里,叶蓁蓁脚步轻飘,感觉怀里装满了星星。

七

进入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,只允许亲人每天探望一次,其实也就是隔着玻璃墙远远望上一眼。病房像个巨大的盒子,里头被包裹的一切都是物化的存在。医疗仪器工作的轰鸣,病人各项体征指标的起伏,化为了纸上的线条排列,缄默而平静。亲人的目光,从熟悉的一丛头发或是伸出被面的四肢中,看到了即将面临的巨大切割,而生出种种痛苦,互相纠缠。再强壮的人,只要站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外,都是虚弱的。

刘惜芸赶到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前,便感觉双膝发软。此后的整个探视过程,她不得不靠婆婆的搀扶下进行。隔着一扇玻璃窗,刘惜芸只看到病床上一个人形的轮廓,白色被单覆盖了公公的音容笑貌。在平常,他金丝眼镜下的眼睛总闪着和蔼的光,长长的法令纹跟着嘴角笑弯弯的,一直延伸到下颌,像画里的寿星。她上班时,他会说:“哎哟,班儿今天穿得跟去开会似的!”她下班时,他会说:“我们家刘经理回来啦,今天过得开心吗?”她20岁就嫁入马家,他一直把她当女儿疼。那些喜乐的日子,仿佛就在昨天,而往后此生,再不会有一个寿星般的人迎接自己上下班了。公公忽如一阵风倒下的事实,让她一时间无法接受,悲伤不已。主治医生将他们迎到办公室,做最后的医学告知:“已经尽力了,你们准备一下吧。”

刘惜芸扑向前,地板的冰凉从双膝传递过来,但都被伤心弥盖了,她抱住医生的腿:“请您无论如何,再救救我爸爸。”医生看了眼刘惜芸,平静地转身离开,白大褂的一角掠过她的脸颊,如羽毛般轻飘。

从另一个城市疗养回来后,公公便因脑血管堵塞昏厥而入院,做了脑部开颅手术,放置支架才解决了血管淤堵。谁知出院不到半年,另一段血管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清醒的人再次陷入无边无际的昏迷,医生回天乏力。半年时间里发生的这一切,刘惜芸一无所知。在公公再次入院危在旦夕时,她才接到了马超的电话通知。

从医院接回公公的那天,是台风雨降临的天气。零星的落叶打着旋,飞舞在煦热的阳光下。马路上的人行如流水,涌向属于自己的方向。无论路程多么艰难,能够在太阳底下迈开脚步,就是生之圆满。而公公,却再也体会不了这艰难的圆满了。救护车在小区停下后,刘惜芸不肯让担架抬公公,她让随车人员将他扶上自己的背,双手反扣,搭在公公已如柴棒般干枯的腿窝处,像一个母亲牵一个孩子。她一路背着他走过花园小径,走上电梯。她要替代他,再走一次人间的路,再拥有一次人生的圆满。马超跟在背后,看着嘴里呜呜哇哇哭着的夫人背着如静物般的父亲,好像她的腿长到了自己身上,走得趑趄趑趑。

刘惜芸细心照顾了公公生命中最后时光。她为他擦脸,给他喂营养流质,和他说话。躺在床上的人行将就木,一缕呼吸若有若无,无论她做什么说什么,都没有回应。悲怆提前到来后,真正迎接悲伤时,心底反倒平静了。在公公生命进入倒计时,他帮他剪好手指甲,穿上他最喜爱的中式印染布衣,然后,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掌心,从温暖到冰冷,

从柔软至僵硬,她细微地感知了公公与人世告别的不舍、挣脱与放下。他脸上的血肉之气已经蒸发,干瘪的表皮虽然灰暗,却是平整的。通过掌心里的手,她向一个睡着了的老人传递安宁、感恩与诀别。她相信生命最终归于最初的方向,那里,是一个柔光满溢,轻盈自由,无羁无绊的所在。

处理完公公的后事,马超把一张公证过的遗嘱递给刘惜芸。上面的白纸黑字,是老人留给她的最后一缕守护,公公将大马家具城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放在了她的名下。马超说:“这个家你还要不要留下来,由你决定。”父亲的去世夺去了他扬鞭策马的豪情,他的精神低落了许多。

刘惜芸将手中的纸撕成碎片,哽咽道:“没照顾好爸爸,是我的错……妈妈也七十多岁了,不管离不离婚,我都会留下来照顾好她,直到没有遗憾。”

“你是个傻子吗?”撕碎的遗嘱安静地躺在脚下的垃圾桶,马超骂眼前一脸泪水的女人,却忍不住向前紧紧拥抱住她。

八

任成、赵太一和秦九斤被抓的消息,最早是从时政部同事那里传出来的。他们每天出入河州市重大的政务活动,发挥着媒体喉舌的功能,也往往能第一时间接触到各类决策、信息,虽然很多听闻属于子虚乌有,但小道消息常常出现在正规新闻发布之前,带着某种不确定性和神秘感,让人如蝇逐臭,在隐秘黑暗中迸发出集体狂欢的快乐。

叶蓁蓁听到消息的第一反应是错愕,随后便着急打电话。任成和秦九斤在她生活之外,她不关心,她只关心赵太一是不是真的如外界所传,栽在了文艺界的腐败链条上。赵太一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,叶蓁蓁慌了手脚,开车直奔求放心斋。在车上,她努力回忆了下,也就半个月时间没联系赵太一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贵在心有灵犀,许多人一两年杳无消息,但你仍会感觉他活灵活现地在身边。她对赵太一就是这种感觉,她以为他会天长地久地在她身边嬉皮笑脸,他的突然消失,令她有一种被抛出生活正常轨道的离幻感。当她脚步轻飘地走进求放心斋时,意外地见到了刘惜芸。和丈夫重归于好后,刘惜芸又回到大马家具城上班,因时间自由,她仍常常回来打扫卫生或是招呼客人。刘惜芸对叶蓁蓁说,这半个月她都没见到赵老师了。

叶蓁蓁一屁股坐在椅子上,那个小道消息,分明无根无据无影无踪,她却感受到了它的威力。

秋天了,山上比山下更早感知了秋的寒意。梧桐、风栗开始落叶飘零,只有荷枫的树冠依旧有红云在燃烧,星星点点点缀着灰色的山头。决心不再上山的叶蓁蓁没想到,多年后,自己会主动找上山来。

多年前,赵太一第一次带叶蓁蓁上山。在大殿,她遇到了端水打扫的扫尘。见他虎头虎脑一副好玩的模样,她便捉弄他。

“叫姐姐!”

“叫了。”

“你刚进来时,我在心里叫了。”

“心里叫的不算。”

“算。”

“心里想的都算的话,那你想杀人放火,烧杀淫掠,是不是也要去坐牢?”

“我不想那些事,不坐牢。你想了,你坐牢,坐自己的牢牢!”扫尘随口答道。饶舌的话,让叶蓁蓁听得心烦,便觉得他的师父也一如他疯癫,便直接掉头下山了,连无巧师父的面都没见着。

眼前的栖云寺一切都没有改变,只是在秋的清冷里更加端严,在氤漫的灰白中,无巧师父着一袭青灰的僧衣,如一缕亮光在眼前静止。无巧师父从始至终没向他的朋友赵太一的消息。

“怎么办?”她问他。

“当你在问自己怎么办时,答案其实已经在里头了。”无巧师父答。她以为他醒世的灵丹妙药有多么高深,原来不过是一句废话。

半个月后,叶蓁蓁却接到了赵太一的电话。“你在哪儿?”她几乎是跳起来问。

“你也以为我在纪委的审讯室啊?”

“没事吧?”

“没事。”赵太一在电话那头气咻咻地说。差不多一个月前,他飞到了苍山洱海,关了电话,决心好好做一回自然人。当他饱饮辽阔空气

神清气爽地下山,打开了手机,却发现有近百个来电和数不清的信息,所有人都抱着和叶蓁蓁同样的疑问。

“没事就好。”

电话那头,赵太一的心情似乎不太好,寡淡地回了句:“有些事,回去再说。”

秦九斤被抓已确凿无疑,河州市各大新闻报道已铺天盖地。任成的电话一直打不通,小道消息里三个主人公的命运,只有他还持续存在各种云里雾里的传说中。赵太一对着任成打不通的电话设想了种种可能。他把这些年来在安茅菜馆举办的曲水流觞活动算了下,共送出书法作品39幅,“收下”润格数百万元,如果秦九斤背后的老板真是任成,那么这个数字足够让他从云端跌向地狱了。这样想,赵太一的背脊便一阵阵地发冷。对秦九斤的犯罪事实,所有报道对细节都语焉不详一笔带过,主题却大张旗鼓鲜明深刻:全国上下正在整顿文艺界的腐败,那些进行权力寻租的、艺术奖项暗箱操作的、“公器”私用讲究门阀关系的,都成了过街老鼠,秦九斤就是河州市的过街老鼠。听说秦九斤利用自己与任成的关系在政商界两头通吃,因为收了许多人的钱又没办成事被举报而一头栽进去。这个大众版本的传说,赵太一也听说了一时间因分不清真假而更加张皇。

任成的事情水落石出是在一周后。赵太一在他办公室见到他时,他已经在进行离任前的最后准备了。办公桌上的书籍和文件被收拾过了,一旁的纸箱装着满满的家当。赵太一记得,他的办公桌上曾摆着一头拓荒牛的青铜雕像,上面刻有一行字:俯首甘为孺子牛。每次在谈话间隙看到这行字时,赵太一总没来由地眼睛湿润。这头令他眼睛潮湿的拓荒牛,如今正和许多书本一起,安静地躺在纸箱里。任成并没有像外界传闻那样“进去了”,而是在省委党校封闭学习。不过,秦九斤的出事仍旧连累了他,组织给的批评意见是,间接失察。因为这个责任过错,他被降职,安排到一个县级市任职。

“你虽然装糊涂,其实还是抱着一丝想法,觉得秦九斤收了钱会辗转到我手里,以便投桃报李,是吗?”任成一脸平静的问话,更像是对自己说的:“你们这些人呐,我这眼也太瞎了……”

赵太一一时间语塞,接不上话。“当年,我是语文作文满分的高考状元。虽然作家梦只停留在心里,但我羡慕你们……每一个艺术家,都是另一个你,你能明白吗?”

赵太一点点头,感觉鼻子发酸,心中一阵刺痛。这样的知音与伯乐,他想,自己再也不会拥有了。

任成调走后,赵太一在后来的正常换届中理所当然地被换掉了文联副主席的职位,他的书法润格也直线下降,最后求者寥寥,如果一定要估个价值,应该和街边卖手写对联的属同等档次。他的著作,本来就是跟风读者多,被秦九斤事件一引流,跟风的便一窝蜂散了,最后的景象恰似秋风寂寥,人走茶凉。冯空却横空出世,以一枝独秀的形象崛起于河州市,他那部十年磨一剑的小说《大江歌》出版后,有个月的时间一直占据着岭南读书榜的榜首,读者蜂拥。《大江歌》以自荐上送而非官方选送的方式获得第一届千格文学奖。炙手可热的冯空,在领奖、做报告、讲课的各种场合,讲的不是自己的作品,而是把赵太一的作品高高举起。他说,潮起时,很少人能看见沙里的金子;但潮落后,你看到的绝对是真金。又说:现在读赵太一的作品,才能读出单纯的文学意味来。

这一番“冯空言论”惊世骇俗,但从冯空的嘴里说出来,人们却接受得十分坦然。冯空不说这样的话,就不叫冯空了。

门庭冷落后,赵太一的求放心斋,就成了一个真正的聚会场所。一次在喝茶聊天时,叶蓁蓁看见正在泡茶刘惜芸,脸颊被蒸腾的水汽熏洗得如晨光里的芙蓉,光洁明净。“芸姐,你脸上的斑啥时候没有的?”她一惊一乍地叫。

“我都不记得这事了,你怎么还留意着呢?”刘惜芸随口应道。

“心中无痕,世事便无痕。”赵太一笑话叶蓁蓁:“你去照照镜子,看看脸上有没有东西?”

叶蓁蓁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下脸,不明白所以,引得赵太一和刘惜芸一阵大笑。一旁新加入聚会的冯空,冷眼看着一众人的热闹,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